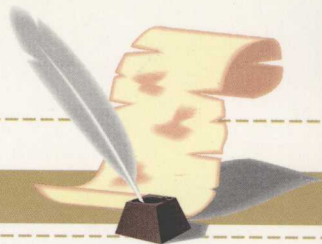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花儿睡在窗上

李相状 张锐 / 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I247.7
1154
:15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I.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一路情话(下)	(2633)
笑着哭,最痛	(2722)
纸做的天空	(2729)
烟火	(2742)
花儿睡在窗上	(2770)
晚自习归来	(2818)



一路情话 (下)

八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
如今你四海为家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无踪影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鳞伤

.....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醒来

.....

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这笑容温暖纯真

.....

——《曾经的你》

优
秀
短
篇
小
说
集



你曾有不平凡的心
也曾有很多渴望
当你仰望头顶蓝天
才发现一切很平常
这一切的转变
是如此的简单
这一切的转变
在你不经意间
这一切的转变
是如此的简单
这一切的转变
在每一个平淡的瞬间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阳光依旧温暖灿烂，穿过玻璃窗晒得人昏昏欲睡。

周泉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依旧擦地板、洗衣服，衣领仍旧那样洁白，可以闻到淡淡的清香味，只是没有看到他上网，那神色则越来越像架子上的画像，深邃、茫然，经常在老人那里坐到深夜才回来。

陆道晴想：周泉好像变了。

陆道晴看着周泉坐在沙发上，拿着铅笔，认真地做晚报上的填字游戏。

“道晴，美国影片《音乐之声》的插曲叫什么名字？”周泉抬起头。

“《雪绒花》。”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好人一生平安》，你没事吧？是不是傻了啊，这些你以前都知道啊。”

“我一直以为叫《渴望》呢。”

“你是一直渴望唱歌不跑调。”

“我一直认为我唱歌不跑调。”

“我怎么就没发现你哪首歌没跑调呢？”

“《两只老虎》。”

“你也就这水平了，没发展。”

“.....”

“你怎么不笑？”

“我什么要笑？”

晚上，周泉走进“尘の光辉”。

“好长时间没来了，忙什么了？”陈光给周泉倒一杯酒问道。

“哪有，还不是混日子。”周泉端起杯。

“你看起来精神不太好。”

“是吗？我倒不觉得，上次偷喝酒被老板发现了没有？”周泉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把话题岔开。

“当然没有。”陈光转动着腕上的手镯，不时发出好听的碰响声。

“我以为你不会干这么长时间呢，看样子你根本不适合做这个。”

“可这么长时间我一直都在做，而且干的还不错。”

“.....”

周泉开始一声不响地喝酒，这里的气氛反而让他感到安



静，以毒攻毒吧。

“明天有时间吗？”

“什么？”周泉抬起头，手镯闪着莹润的光泽。

“明天晚上有时间吗？”

“有事吗？”

“请你喝酒。”

“又偷老板的酒？”

“我就那么像缺钱买酒的人？喝酒总要偷？”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来不来？”

“可以，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服务生？”

“这里不错，可以偷老板的酒，还可以闻男人身上的香味。”

“少来，老板真的什么都没发现？”

“真的。”

“现在的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

“《Scarborough Fair》？”

“嗯。”

“我也是。”

周泉喝光酒推门出来。

这扇门隔离了两个世界，但都是静，一个是无边无际，一个是喧闹嘈杂，一些心里装着害怕的人躲进门里面寻求心里的安静。



歌声从门缝里缓缓流出……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

周泉走到“尘の光辉”的时候，陈光已经站在门口了，恢复了原来华丽的打扮。

“不在里面吗？”

“不在。”

“和老板请过假了？”

“当然，上车再说。”

“哪有开着车到酒吧当服务生的。”

“我就是，你看到了吧。”

“去哪里？”

“华荣酒店。”

“用不着这么隆重吧。”

“呵呵，有人买单你怕什么。”

“嗯？”

“有个朋友过生日，我怕他们把我灌过了。”

“这么说我是陪酒而不是真正的喝酒了。”

“生气了？”

“无所谓。”

“回头我再请你。”

“你们是朋友，你为什么确定他们一定要把你喝倒？”





“居心不良啊，一年过十几次生日。”

“你可以选择不去。”

“不能不去。”

“嘴上的朋友？”

“可以这么说。”

整个大厅都被包下了，晃动着衣着鲜亮的男女。

“我应该穿件正式一点的衣服来。”周泉看着男人们都是西装礼服的。

“没有必要，这样不错。”陈光笑着说道。

“陈光啊，你可真难请啊，这么晚才来，都的等着你呢，再不来我就派人去接你了。”

“陈光，这段时间怎么总不见你的影子啊，躲到什么地方去啦。”

“陈光，你可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一口一个陈光，一口一个陈小姐，听着叫人恶心，周泉站在身后感觉自己像一个牵马的小卒，无所适从，不过这些人倒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肥胖短小，一脸奸笑，而大多是高大挺拔，一副压人的气质，一看便知来历不俗。

“陈光，这位是？”一个中年男人看着站在后面的周泉问道。

“他叫周泉，我的朋友，这位是刘总，今天的主角。”陈光把周泉拉到自己身边。

“你好，刘总，生日快乐。”

“你好，你是陈光的朋友？”

“是的。”周泉和这个历经磨炼的眼光对抗着，有些心虚，



仿佛它能穿透身体。

“陈小姐，这边请。”

陈光拉着周泉的手走过去。

“这样有些不妥。”周泉抽出手，反手把她的手握住。

周泉穿越众多目光来到座位上，这些目光都是投向他的，但决非善意，周泉有些紧张，毕竟在场的都是商贾巨富和上层人物，而自己只是个刚出校门的白丁。

“别紧张。”陈光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我没紧张。”周泉看着豪光四射的大厅。

“那你的手为什么出汗？”

刘总往来穿梭在人群中，谈笑风生，举杯祝酒，应付这些人显得游刃有余，看来真非一般人物，由此可见他过生日只是让这关系网更加牢固。

“开吃吗？”周泉看着刚应酬完回到身边的陈光问道。

“听你的。”陈光微笑望着他。

周泉看着满桌佳肴，在座的人却没有几个动口，这是谈笑或是去向刘总敬酒。他也只好看着色香，想着其中味。

其中的一些人只是和刘总喝过酒聊了几句后便借故走掉了。

“陈光，别着急，先应个景儿，我招呼他们便过来。”刘总走到跟前和陈光碰了一杯，转身走了。

“他还真是在乎你，怕你走掉。”周泉看着陈光。

“你吃醋啦？”陈光放下杯。

“我是你的朋友，为什么不和我碰杯？”

“有你碰的。”



一些人陆续走了，剩下的估计都是关系特别的了，周泉看到一桌只是应景的席面被端了下去，换上来的是一桌不知道吃着会是什么味道的菜，当然也有几样认识的，很熟悉，常在动物世界里看到。

周泉忍不住尝了一口放在面前的一碗饭，米粒散落，闪着珍珠一样的光泽。

“味道如何？”

“是大米的味道。”

戏在刘总坐定的时候开始了。

不愧是做大生意的，很明白自己要面对的对象，和陈光喝了几杯酒之后，便将矛头指向周泉，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想把周泉喝倒，周泉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碰杯的理由多不胜数，只是一个“初次见面”便连喝三杯，因为他是陈光的朋友，又连喝了三杯，然后，很高兴能成为朋友，再是三杯。

哪有这样的朋友呢，不过让周泉觉得这个刘总还是个爷们儿的是他们没有用车轮战，也没那么多废话，说一句就喝，很直接。

两瓶酒下去之后周泉感到脸有些凉了，在座的几对男女有些吃惊地看着刘总一反常态地和这个陌生的小伙子对上了。

“跳舞怎么样？这样一直喝多闷啊。”座上的一个女人提议道。

“好啊。”刘总爽快赞同，看来他也想缓一缓。

“你没事吧，脸都有些白了。”陈光有些担心地问道。

“没问题，这么好的酒。”周泉觉得要是喝少了还真对不起



这些有钱人，一瓶两千多，不过一个小时就报销了四千多。

陈光被刘总拉下了舞池，灯光刷的暗了下来。

周泉望着闪闪发光的米粒发呆。

“跳支舞？”一位衣着华丽而暴露的女人来到周泉身边。

周泉把手放在她光滑的后背上，眼睛看着刘总。

“你叫什么名字？”

“周泉。”

“好听的名字。”

“泉水的泉。”

她把身体贴在周泉的身上。

“你很漂亮。”周泉说实话，他看着化淡妆穿细高跟鞋的女人很顺眼。

“和陈光比呢？”

“我不喜欢拿两个人做比较。”

“你和他拼上了？”

“身不由己。”

“陈光是你的女朋友？”

“朋友。”

“你会输的，不如走，我的车在下面。”

“你知道我住哪吗？”

“我知道我住哪。”

“你丈夫呢？”

“和陈光在跳舞呢。”

“抱歉，谢谢你的好意，我不能扔下我的朋友。”

操蛋的社会，周泉紧紧地搂住她。

“你的衬衣好香。”她非但没有拒绝，反而把头靠在了周泉肩上。

“你的皮肤很好。”周泉的手在她露在外面的后背上。

“是吗？”她把脚步移动到角落。

“对不起，我头有些晕。”

周泉回到座位，没想到自己竟学会调情了，妈的，都说腐败，这种话自己都能当着素不相识的人说出口。

刘总满面春风地回到座位，看来酒醒了不少。

“他没对你动手动脚吧？”周泉低声问。

“现在他还不敢，你吃醋啦？”

“你又没说我是你男朋友，我吃的是哪门子没味道的醋啊。”

“你明明是吃醋了，这态度。”

“.....”

“他想的可不只是动手动脚。”

“你给我施加压力？”

“现在没什么人了，我们可以走。”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没想到你还来劲了。”

“他出生的日子不太好，赶上我的心情不好。”

“怎么了？”

“没什么，说说而已。”

“周泉，咱们可真可谓是一见如故啊，来，接着喝。”

“刘总，您可真是大人有大量啊。”

“那里，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就喜欢听实话，哈哈。”

“你是陈光的朋友，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哪上得了这场面啊。”

.....

又喝了四瓶之后，周泉感到不行了，嘴唇麻木，讲不清楚话，挣扎着睁大眼睛看到刘总还端坐在对面。

“我陪你去洗手间。”陈光搂住周泉的胳膊，看到他脸上的苍白蔓延到了嘴唇，让人害怕。

“我现在不想去。”

“那也得去。”陈光硬是架着周泉进了洗手间。

“我只是让你应付他，谁让你跟他往死里喝了？”

“震他一次，下回就不敢了。”

“震什么震啊，你看你都什么样啦。”

“你担心我？哈哈，不用，身体是我自己的……”

“咱们回去坐一会儿，缓一下就走。”

刘总已经不在桌上，搂着他老婆在跳舞。

“跳支舞就走。”

“我站都站不稳了怎么跳？”

“搂着我就行了。”

周泉那里还能动步，搂着陈光晃了几下，没想到更晕了，头垂在她的肩头。

“咣当。”

周泉吃力地抬起头，刘总倒在地上不动了，她老婆和几个朋友把他抬下楼，开车送进医院。

“喝了六瓶，一万多块啊，一晚上，够本了，相当于一般



人一年的收入。”

“别说傻话了。”

周泉不知道陈光是怎么把他弄进车里的，只知道最后一点清醒没被麻醉之前问了她一句话。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

周泉睁开眼睛，一片晕黑之后才见到光亮，房间是陌生的，陈光靠在沙发上合衣睡着，可那看墙上的挂钟已经第二天上午了，想起来回去，刚直起上半身便一头扎了下去，一点力气都没了。

陈光听到声音睁开眼睛。

“你想要什么？”

“回去。”

“你折腾了一夜，才睡几个小时。”

“我折腾了吗？”

“你喝醉了像大象一样重。”

“我得回去，昨天没和陆道晴打招呼。”

“你等等，我去煮点粥，喝了会好受一些。”

周泉洗脸的时候看到一张脸苍白得可怕，一点血色都没有的脸。

“你是欠揍还是找死？”陆道晴看到周泉走进店里问道。

“欠揍。”

“欠揍？我都报警啦！”

“为什么？”

“谁知道你会不会寻短见。”